

文艺评论

武侠剧的消逝与新可能

——从电视剧《说英雄谁是英雄》的争议谈武侠剧的瓶颈

杨慧

作为武侠泰斗“金古温梁”之一的温瑞安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说英雄谁是英雄》从演员选择到故事改编上都显示了朝古装偶像剧的倾斜——主角挑选了非演员出身的刘宇宁和杨超越，此二者再加上另一主演曾舜晞的粉丝撑起了观剧舆论场的最大声量；而剧情则将原作冷峻残酷的江湖争斗与生死爱恨，改写为了少男少女并肩游历江湖最后兄弟反目，更青春、更纠结、更现代。原作中王小石与白愁飞本是一贫如洗的江湖游荡客，相识于一场江湖黑暗中的路见不平，在电视剧中却变成了游戏任务般的送信闯关；苏梦枕本是身染沉疴的江湖枭雄，王白因其卷入的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之争，包含着权力、道义、利益、情谊的复杂格局，则被改写为“侠二代”的接班之旅。

其实改编并无不可，重要的是改编指向的内核，以及承载改编的外在。《说英雄谁是英雄》的服装、化妆、道具、布景，尤其是演员极具现代感的演绎方式，都赋予了该剧一种轻飘飘活活泼泼的风格，哪怕是有点斗行刑等血腥场面，江湖肃杀意、刀口搏命感也总显得单薄。再加上改编后的剧情逻辑本身并不严密，于是一切更像一场游戏，江湖只是一派景观。而这是近年来传统武侠改编电视剧的常见情形。虽说众人皆道武侠衰之矣，但细数近年来，2019年有《倚天屠龙记》，2020年有《鹿鼎记》《绝代双骄》，2021年有《天龙八部》……一边是传统武侠小说仍然被持续改编为电视剧，另一边则是几乎没有叫好叫座的情况出现，甚至极端如2021年版《天龙八部》，最为大众所知的反而是“段誉见到王语嫣后小便失禁”等令人瞩目的负面话题。唯一一部相对口碑不错的则属2017年版的《射雕英雄传》，但即便如此，也难以达到金庸剧曾经的盛况。

细数下来，传统武侠改编，现在几乎沦为瘦死骆驼比马大的IP化运作，由于金庸古龙等作品多年的口碑效应，始终拥有一定的观众缘，则作品具有基本关注度；同时，经典改编武侠剧亦成为新人明星的试验田，知名IP加持下，被利用来为明星进行转型抑或是履历镀金，而新人是否适合角色、能否驾驭经典显得越来越无足轻重。此外，传统武侠也或成为颠覆改编的素材库，剑走偏锋也许另有出路，一如数年前于正版的《笑傲江湖》。

于是不禁发问：国产武侠电视剧真的迎来了不可逆转的黄昏？

武侠经典改编的进退两难

虽然金庸古龙等大师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虽然郭靖、黄蓉、楚留香等角色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化人物甚至文化符号，但具体到“金古温梁”作品改编的内地国产武侠电视剧，却一直有点不逢时。

传统武侠改编电视剧，以港台地区发力珠玉在前。香港武侠剧自上世纪70年代盛行，尤其是TVB的《楚留香》《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武侠电视剧，曾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都掀



《说英雄谁是英雄》从演员选择到故事改编上都显示了朝古装偶像剧的倾斜

起热浪，可谓影响深远，也奠定了观众近乎初恋般的情结。郑少秋、楚留香、翁美玲、黄蓉、李若彤的小龙女、吕颂贤的令狐冲……成为了后来创作者难以避免的对比参照系。用今天的眼光去看，TVB的武侠电视剧布景较为简陋，剧情也未必完全遵照原作，但其编剧的成熟、气氛的烘托和表演的入木，则共同缔造了武侠的香港时代。台湾武侠剧则是受香港影响，也陆续推出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引发收视热潮。

而内地国产武侠剧相对起步较晚，直到2000年左右内地武侠以张纪中系列为代表才开始取得较大反响，《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作品采取实景细致拍摄，整体完成度较高，但在当时由于改编、演员等争议，收视如虹但评价毁誉参半，时隔多年，张纪中版的金庸剧在评分网站一路走高，被誉为经典，但是在当时却未能得到更多好评，算是一出遗憾。

在张纪中系列过后，经典武侠改编作品陆续推出，但武侠电视剧很快让位于新的竞争者。在历史古装剧的范畴内，宫斗剧、穿越剧、仙侠剧等类型渐次崛起，成为观众新的宠儿。尤其是仙侠对武侠的替代性极强，历史上，武侠曾和仙侠故事不分家，例如民国时期红极一时的武侠怪片便是如此。在当下，仙侠在创作中具有更自由的世界观、更极致的爱恨情仇、更高能的武力系统，更加符合年轻化的市场观众的观剧诉求。尤其是经历了网络小说试错脱颖而出的仙侠IP改编剧，更是契合当下的潮流与文化而容易引发热潮。

而“金古温梁”为代表的经典武侠小说，在今天看来有诸多“不合时宜”：比如传统武侠的叙事风格和情节安排虽然亦是通俗化和流行化，但是与今天观众观剧的“爽感”标准相距甚远，也与今天观众的审美节奏有距离感；又比如经典武侠几乎都是“大男主”，故事的男性中心主义以及部分女性角色的表面化甚至工具化，也令今天的女性观众相对难以接受。因此，重拍的经典武侠几乎全部需要较大幅度改编，而改编经典又容易费力不讨好，故而就形成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侠，但仍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逻辑

在古装剧中看见新的武侠可能

但如果就此哀叹武侠电视剧一去不返，感伤武侠文化一派零落，倒也是过悲。狭义的经典武侠改编电视剧虽然久已未出精品，但武侠文化始终为我国电视剧生产提供着生生不息的能量。

市面上仍然还有武侠剧，这些作品进入了一种“后武侠时代”，侠不再强调“以武犯禁”，但仍然传达着人们的家国情怀，以及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2019年的《大宋少年志》、2020年的《侠探简不知》《少年游之一寸相思》、2021年的《有翡》等作品，无论是IP改编或是原创剧本，都在探索着将成长、探险、悬疑等元素杂糅起来，并结合上当代观众对人物类型的偏好，探索新的武侠可能。还有仙侠剧中对侠的塑造，往往在超凡脱俗的设定下，更强调的是一种侠之大者的责任。《古剑奇谭》中的百里屠苏为了复仇，也为了苍生最终舍身一战，《诛仙》《青云志》的张小凡和同伴们，追寻的也是斩妖除魔、保护众生，《雪中悍刀行》则在仙侠中淡化仙而突出侠，但仍然强调的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逻辑，

以徐骁、徐凤年父子为代表的秩序维护者，对他们而言家国事亦江湖事，江湖更是在故事中成为一种动力参与到了整个社会制度建构中。

更广泛地说，武侠对正义的追求、对义气的歌颂，在传统中国是一种超越血缘、超越世俗秩序的理想主义，侠义之风可在许多作品中得见，《琅琊榜》是一个庙堂之上有着江湖气的故事，身世坎坷的天纵英才梅长苏的复仇与人生选择中的浩然侠气贯穿始终；《长安十二时辰》的张小敬看似行事毫无章法、不羁极端，但大事上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侠骨；甚至近期热播的《梦华录》中，被观众热议的赵盼儿对宋引章的援救、姐妹之间的互助，均熠熠有侠义光芒。

武侠之魂并未远去，只是弥散成了许多作品中的一抹色彩。而武侠题材具备丰厚的文化资源，始终是中国电视剧的潜在宝库。武侠剧虽然一时沉寂，但武侠曾经缔造的共同记忆，武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内嵌，都会使之与中国观众对话的可能性不会断绝，只是有待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发展。

（作者为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假如电影成为文化遗产，电影人成为非遗传承人，你希望谁的名字可以载入史册？近日上线的短片《地球最后的导演》就这个话题展开了科幻的讨论。影片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未来世界中仅存的电影人——贾樟柯与宁浩两位导演，介于现实与艺术之间的“本色”互动。

贾樟柯与宁浩同为山西人，但除了老乡的身份外，我们很难找出两人的共性。贾樟柯习惯被贴上“文艺片导演”的标签，而宁浩在商业片领域独树一帜；贾樟柯斩获多项国际电影大奖，而宁浩深得本土市场垂青；贾樟柯的电影切中小人物在大时代的痛点，悠长的情节中弥漫着发人深省的严肃悲剧气息，宁浩的电影则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将小人物的缺点巧妙杂糅，在精炼的篇幅内填满着热闹喧嚣的荒诞喜剧色彩。

短片既以如此反差的两人为主角，必定不会忽视这些标签。比如在2065年，贾樟柯住在宽敞舒适的公寓里，而宁浩的生活条件相对落魄，这显然是对文艺片、商业片以盈利能力为分野的一种颠覆戏谑。本片导演，以及片中的两名导演，都已对这些名声头衔了然而胸，故而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表达自嘲。

在角色刻画上，如果停留在以标签为梗的层面，便似乎过于肤浅，颇有串场玩票儿的意味。因此，本片有意识地通过设置桥段，让贾樟柯塑造的“贾樟柯”、宁浩扮演的“宁浩”，试着摆脱方言、标签的外在束缚，趋近两人的真实个性。

比如在和面的场景中，机器人坚持面粉与水的“黄金比例”，而贾樟柯则执拗地在面粉中多加水。这一幕与影片开头他在演示拍摄时被喊停正好形成对比。他的妥协与不妥协，何尝不是一个导演的宣言：你们可以不理解我的审美，甚至可以对我的作品无精打采，但绝不可以用公式化的审美来同化我。

与之相比，宁浩则圆融许多。他在田里抓了一伙偷菜的小毛孩，凶神恶煞地把他们请回家吃瓜，最后还有模有样地上起了表演课。这反转剧情也恰符合其粗中带细的本色。宁浩的出道作品《香火》有着浓郁的故乡气息和悲剧情彩，让人不禁联想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但他并没有沿着这条路偏执地走下去，而是更精明地转向娱乐市场，缔造了票房传奇——“疯狂”系列。在不同题材间游走的鬼才宁浩，并不能一刀切地划为商业片导演，他只是时不时地收起文艺的架子，露出狡黠的微笑。

可惜的是，短片对两位导演个人形象的刻画也仅限于以上桥段的浅尝辄止，更未展开两个风格迥异的电影人对行业未来的各自思考。不论是推门进抢救室前留下的那句“电影死不了，我们也没挂不了”，还是片尾两人共同回顾火车站的画面，喻意“最后的导演致敬最初的电影”，本片只是给出一个口号式的答案。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旁观者，借由短片中细枝末节的电影元素，透过两位导演的个人视角，对这个话题置喙一评。

在短片假设的世界观中，电影不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只是广义娱乐的一种具体表现，与话剧、摇滚一样，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沦为过气乃至濒临绝种的娱乐形式。放诸人类演进史，其重要性甚至低于家畜的人工繁殖。

诚然，今天的电影早已不是“火车进站式”的纪录片，而具备相当丰富的娱乐属性。宁浩就是那个可以让观众开心的人。他认准了电影的娱乐性并将其推向极致。在“疯狂”系列中，没

「地球最后的导演」能许电影一个未来吗

孙欣祺

有反复的说教，没有深刻的哲理，它们不是构筑精巧的迷宫，诱导观众主动思考解密，而更像是巨型的滑梯，观众只需要从高处下滑的原动力，就能跟随轨道的走向，一路尖叫滑到终点。

所以当心灵魂疲惫的人们看倦离奇式的影片时，宁浩，当然更有其致敬的盖·里奇，以纯粹的娱乐精神给电影行业注入新生。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科技手段将电影进行何种形式的改造甚至颠覆，娱乐始终是人类社会除生活所需之外的精神寄托，也终究会以各种面目得到传承延续。

当然，电影也远不止娱乐的单一属性。于贾樟柯而言，电影的娱乐性让步于真实性。不过他所谓的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而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不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他的许多作品，虽然看上去都在宣告老家山西，诉说他记忆中的小城故事，但串联人物关系、影响情节发展的内生要素，却真实而普遍地存在着。与其说他钟情于故乡的山水，不如说他以汾阳为画布描摹每个人心中的故乡；与其说他刻意塑造悲情的小角色，不如说他试图传递边缘人群的卑微共性。

所以即便是在科技手段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我相信“贾樟柯式”的创作者依然且理应“幸存”。科技文明的进步并不会一帆风顺，有时也必然会产生阵痛，而平凡的个体在文明演进中所处的位置、所表现出的生活百态，需要有人记录，需要有人倾诉，更需要让人铭记。贾樟柯，正是那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回到短片提出的问题：电影会不会死？这个问题我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超想象，也许在2065年，这门艺术早已成为长辈们的童年回忆。但我并不认为电影所承载的某种特质会随技术迭代而消亡，也不认为传递这种特质的文艺创作者会在文明前行的行列中落伍掉队。

乘势“北上”，港乐正获得发展新动能

孙佳山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一曲《东方之珠2022》被广为传唱并不断刷屏，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节点，触动了海内外几代人共同的情感记忆。的确，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香港流行音乐和香港影视剧一样，既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也是香港的一张亮丽名片。而《东方之珠2022》，就是对此前的经典曲目《东方之珠》的新一轮当代改编，再加上在原作的基础上融入了内地流行文化已经较为成熟的文化工业经验，使得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旋律历久弥新。

以近半个世纪为尺度，香港流行音乐覆盖的人群、区域和流行的时间、周期甚至比香港电影、电视剧还要更为广泛和长久，其意义和价值也早已超越脱出流行音乐的一般范畴，非常内在和深切地参与到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建构社会共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实践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香港流行音乐在内地流行文化版图当中始终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引领位置，其

所形成的情感结构和文化经验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依然不断回响就是最好的明证。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以香港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香港大众文化，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进入到相对低迷的发展周期，一些固化的经验也对香港流行音乐的想象力、创造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束缚。与此同时，内地文化产业自新世纪以来实现了指数式增长，其每年的增加值如今已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因此，香港流行音乐在内地依托于综艺等形式赢得新一轮发展空间也就是情理之中，这背后则是香港与内地流行文化版图的结构性变迁。

以芒果TV、湖南卫视联合TVB制作的《声生不息·港乐季》为例，除了对众多经典曲目进行不同维度的改编，还在舞美上充分吸纳了本世纪以来我国音乐节节目的丰富经验。主舞台“空间折叠”的结构再叠加上放置在不规则双曲面上的1.6万个水晶灯泡光源，使得

《声生不息·港乐季》具备了国际水平的顶级舞美，既生动再现了香港流行乐坛鼎盛时期的夺目光彩，也为探索香港流行音乐当下的发展路径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展现出了内地与香港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如此，曾比特、炎明熹、单依纯、毛不易等青年歌手在与林子祥、叶倩文、李克勤、李玖等香港流行乐坛鼎盛年代代表的共同演绎中得到了极大提升，内地及香港流行乐坛的新一代歌手都亟待这样级别、规格的不断淬炼。

曾几何时，香港流行音乐就是因为充分贴近普通群众，并旗帜鲜明地坚持普通话、粤语流行歌曲并行的发展路径，才在上世纪70年代摆脱了英语摇滚歌曲的束缚，找到了自身的时代形式感，和香港电影“新浪潮”、脍炙人口的香港电视剧一道，不仅席卷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东南亚、日韩乃至北美、欧洲都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影响，烙印了几代人的情感记忆。

因此，香港流行音乐理应借香港

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乘势“北上”，充分吸收香港电影“北上”的经验，拓展更大的表意空间，提炼更动听的旋律，进而可以像上世纪80、90年代一样，更为生动地呈现当代中国的生活方式。例如，同样是香港TVB出品的全面报道内地扶贫事业的纪录片《无穷之路》，就在海内外获得了广泛好评，并获得“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奖项，为香港的纪录片行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视野。

回到文章开头，《东方之珠2022》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一伟大时刻的现象级传播，恰恰是香港与内地区域联动、融合发展的鲜活缩影。回归25年以来，通过对粤港澳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的重新梳理，香港如今正深度参与和有机融入到国家的总体发展格局。乘势“北上”，可进一步释放以香港流行音乐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进而建构出面向未来的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再出发的香港流行音乐将不仅可以获得自身



《声生不息·港乐季》在舞美上充分吸纳本世纪来我国音乐节节目的丰富经验，图为节目中李健与杨千嬅的合作演绎

发展的新动能，还将“引领青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主人翁意识”，使“每一个香港青年都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